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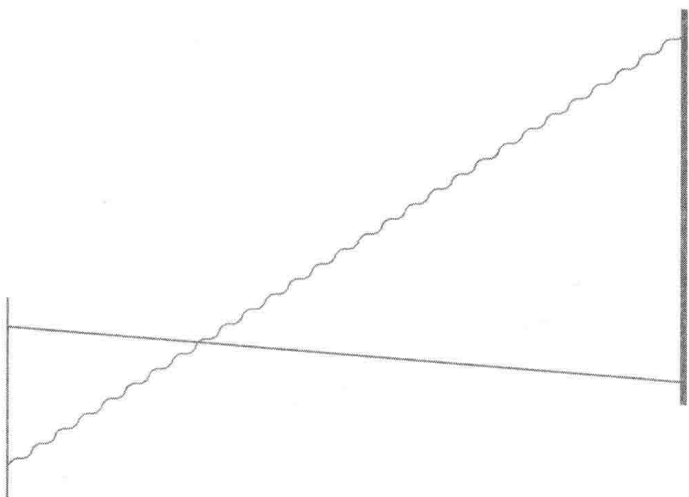
白耳 夜鹭

艾玛
著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白耳夜鹭

艾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耳夜鹭 / 艾玛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086-9274-6

I. ①白… II. ①艾…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6578 号

白耳夜鹭

著 者: 艾 玛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2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274-6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录

白耳夜鹭 | 一

初雪 | 三七

白鸭 | 八九

歧途 | 一三六

跟马德说再见 | 一五四

往事一页 | 一七七

路过是何人 | 一八八

神枪手 | 二一一

白耳夜鹭

我住到崂山脚下这背山面海的小渔村有些年头了，还是头一回碰到从C城来的人。

怎么说呢？C城其实是我故乡，距小渔村有三千多公里，两地间没有直达的飞机、火车。我在那里长大。当然，C城其实并不叫C城，和其他古老的小城一样，它也有个文雅好听的名字，只是我暂时还不想在这里说出来，就用C城来称呼它吧。记得有位大师曾说过，讲故事时连真实的地名都不说出来，而用A、B、C、D之类的字母代替，或是笼统地称为滨城、山城，这样的行

为是怯懦的。有点道理，我打小就不是个胆大的人。

从C城来的人叫秦後來，没错，後來。起初我以为“厚来”什么的，他将杯子里的茶水倒了些在桌上后，用手指蘸着那些茶水在桌上写了两个字，原来是“後來”，我就笑了。我的发小叫柳明天，高中时有个女同学叫林开端，我大学时还有个同学叫杨终于。有叫“明天”“开端”“终于”的，当然就会有叫“後來”的，这么想就不觉得奇怪了。秦後來是个摄影家，我到村里的小酒馆喝酒时遇到了他。那几天天气奇冷，夜晚气温都到了零下二十度，酒馆外的防波堤上，冰壳子一层层地堆得老高，有人说这是这地区二十年来的最冷天。我倒没觉得特别冷，冷到一定程度，所有的冷在我看来都差不多，无所谓更冷最冷。C城在长江以南，“你们南方人真扛冻”，这是我到北方后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再扛冻，渔村的冬天也不好过，没有集中供暖。集中供暖一直是城里人的事。我不串门，不知道村子里其他人是如何度过冬天的，但我在自己租住的小屋里用C城人的方式取暖，用电火桌：一个有两根导热管的电炉子（我一般只开一根），上面加一个木头架子，架子上铺块小棉被，棉被上搁块木板（可以当桌子用）。没活干的时候我整天坐在炉子边，将小棉被盖到大腿上，看电视、上网，或是

听窗外寒风呼啸。傍晚时分，我会顺着村里那条新铺的水泥街道，到海边李照耀家的小酒馆去喝一壶。

那天傍晚，我走进李照耀家的小酒馆时，秦俊来正坐在临窗的一张桌子那喝酒。连续两个晚上，我走进酒馆时他都在那，桌上两碟小菜一瓶酒，一个人坐在窗边吃着喝着。

“一盘白菜海蛎肉饺子，一壶老酒。”我走到他对面的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对坐在柜台后玩手机的李照耀喊话。

酒馆里没什么客人，安静得很，只有空调嗡嗡的轰鸣声。天气冷，不是双休日，也不是节假日，这海边除了鸟，难得见到几个人。我朝秦俊来看了看，碰巧他也抬眼看我，我就掉转目光，看窗外。防波堤上的冰壳子比昨天又高了不少，海水已退得老远，露出一大片黑黝黝的泥滩，一群海鸥嘎嘎叫着，在泥滩上飞来飞去。据说，它们中的常住居民很少，大部分都是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的。

“这样的冷天对它们来说也许不算什么。”我望着窗外，想。

十多年前，岛城的海鸥只有几千只，现在已达数万

只。“海鸥通人性，岛城市民为挽留海鸥做出的努力肯定是被海鸥们记住了，所以每年它们都会带着它们的后代来这儿过冬。”岛城的鸟类专家曾在电视上这样说。专家这样说过后，去栈桥、音乐广场喂海鸥的居民越来越多了，鸟食也越来越讲究。我来岛城郊外这个叫雕龙嘴的渔村也有十来年了，与海鸥不同的是，没人为挽留我做过努力，我也还没有后代。

李照耀的老婆把热气腾腾的饺子和酒放到了我面前。她掉转臀部离去的一刻，我照例闻到了一股子热乎乎的带着些酸味的气息，像是发过头的面食的味儿，这股气息打着旋儿从我鼻尖前掠过。天寒地冻的，女人身上的这股子热气有些人馋。

“明天，也许我可以去趟蓝泉墅，宁兰芬家的那棵粉茶不知道怎么样了。”

这么想着，我为自己倒了杯酒，剥了颗大蒜。来这后我学会了吃生蒜，不过我从不在去蓝泉墅的那天吃。李照耀家的饺子不错，酒是加红枣、枸杞、姜片煮过的即墨老酒，这样冷的天，热乎乎的老酒和女人一样不可或缺。我打小跟着我老娘喝米酒，冬天用带盖小壶煮米酒喝，几杯下肚，便可驱尽一天户外劳作所受的风寒。来这后我开始喝老酒，即墨老酒加姜片、红枣和枸杞煮

过后，与C城米酒的味道非常相似。对别的酒我皆不上瘾。记得我刚来的那年，找李照耀要这酒时，李照耀笑话过我。他露出黑黑的牙根，笑道：“怎么天天这酒？跟个娘们似的！”现在他早不笑话我了。凡事都是习惯了就好。就像我，离开C城多年后我已习惯成为另外一个人，我把一个真实的自己留在了C城。

秦后来不时看看我，几番欲言又止。终于，他站起来，满脸堆笑地问我道：“请问这位朋友，你是不是C城人？”

我马上意识到我的口音出卖了我。我们C城人说“一壶老酒”时，会把“壶”发成“浮”音。离开C城的最初几年，我说话很注意，毕竟不把“壶”啊“湖”什么的说成“浮”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这些年来我有些懈怠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觉得即便把“壶”啊“湖”什么的说成“浮”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酒馆的空调不太好，秦后来穿着羽绒服，前襟大开，露出里面满是口袋的摄影背心。近年来，来岛城拍海鸥的摄影爱好者越来越多，他们大多去栈桥、音乐广场拍摄，也大多选择气候宜人的时候来，很少有人来雕龙嘴一带的海域，更不用说在大冬天里来。不过，在冬天里

来雕龙嘴以及附近的会场村、黄山村拍海鸥的摄影家我也碰到过几个，他们都是些厉害的家伙，多半善饮、健谈，有那么一两个甚至还相当有趣。我把酒杯放下，点头答道：“没错。”

秦后来很兴奋，他指了指他桌子上的东西，又指了指我的桌子，意思是可不可以坐过来？有什么不可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做了个请的手势。秦后来把他桌上的一盘驴肉、一盘葱拌八带端过来，他喝的是小瓶的七十度琅琊台原浆，这种酒喝下去就像喝了一把剃刀。

“我叫秦后来——”他说着，两只手就去身上各个口袋里摸，摸了一阵后，他有些歉疚地看着我，说：“抱歉，忘了带名片。”听口音他不是C城人。

“叫我小赵好了。”我从未有过名片。我伸手过去，他握了一握。

“秦是秦始皇的秦，后来嘛——”他说着，拿起茶杯往桌上倒了些茶水，然后噌噌在桌上写了两个字。对于一个摄影家来说，他的手指白了些。

我对他的名字没什么兴趣，不过等他写完我还是伸长脖颈看了看。

“你去过C城？”我问。

“我刚从那过来，”秦俊后来很兴奋地说，“好个漂亮的小城！”

是的，C城。我端起酒杯向他示意，然后一口干了。这样寒冷的天，在异乡，能听一个陌生人谈谈故乡也是件不错的事情。

“你是来旅游还是——”秦俊后来又问。

“我在这工作，是个园艺师。”这是真的，我替附近各园艺场工作，帮他们打理卖出去的杜鹃花树、茶花树和桂花树。因为我，园艺场的老板们在卖这些南方花木时可以理直气壮地打包票：包活。我问秦俊来：“你呢？来干什么？”

“家里有点事，回家路过这，你知道的，城里的宾馆实在是太贵了。”秦俊后来苦笑了下，问我，“来这多久了？”

“有些年头了。”我夹了一筷子驴肉塞进嘴里，问，“去C城拍什么？”

“国庆的时候，C城有个网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那里新开了座火电厂后，他们有两个月没见到太阳了，那时我正在凤凰，想着也近便，就过去了。”

“是个女网友吧？”我笑问。秦俊后来点点头，也笑了。

C城附近有家很大的水电站，当年它竣工的时候，报纸上说它发的电可以满足十个C城之用。十多年过去了，现在C城又需要一座火电厂了？

我把自己的酒杯满上，敬了秦後來一杯。

“C城人真的两个月没见太阳？”我偶尔也上网搜搜C城，从未见过什么两月不见太阳的消息。不过，雾霾嘛，岛城这样的海滨城市也时不时有雾霾的，C城有，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差不多吧，你知道的，C城地形南北高、中间低，有西北风顺沅水河道刮来时，雾霾才能散，没风确实不好办。”说着秦後來停下来看着我，“很久没有回去了么？”

“是啊，”我说。双亲都已埋在了山冈，在C城我没什么亲人了。“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是家。”我问秦後來：“去拍烟囱？”我曾遇到过一个摄影家，特别喜欢拍古力井盖。

“嗯，烟囱。”秦後來直接用酒瓶跟我碰了碰杯，他的心思明显不在烟囱上。果然，他喝了一口酒后，看着我问道：

“零四年你在C城么？”

“我零六年才来这。”

我不喜欢撒谎，有时候我几乎要把自己所有的智慧都用在说实话上。我确实是在零六年来这的，但零四年夏天我也还在C城。

“啥时候方便，让我看看你拍的C城烟囱嘛。”喝着酒，我开起玩笑来。但这话说完我自己都有些恶心了，听上去像是我和他有多熟似的。

“现在就可以，”秦后来竖起一根白白长长的手指，指着天花板说，“我就住在楼上。”

我对C城烟囱不感兴趣，当然不会真的跑到楼上去看什么烟囱的照片。喝着酒秦后来跟我聊到了零四年发生在C城的一件怪事：一辆黑色的帕萨特轿车在沅水大桥桥头小广场停了许多天无人问津，直到车身上积满灰尘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辆车的主人是尔雅音乐学校的校长木歌。车在人不见，自此无人知道木歌去了哪里。

“这事我也听说了。”我淡淡道。

时隔多年，突然听人提到这桩陈年旧事，让我颇不习惯。木歌失踪案发生时全城沸腾，众说纷纭……零六年底我打电话给柳明天，委托他帮我卖我们家那套位于丝瓜井民主巷园艺公司职工宿舍区的房子。我没打算再回C城。两年过去了，人们还在谈论木歌的失踪。不过，

相比案发时的情形，人们谈论这件事的语气已变得十分肯定，众口一词，大家认定木歌是因为一个女人，被人装进麻袋，扔到沅江里去了。“色字头上一把刀，牡丹花下死翘翘。要问木歌何处寻，麻袋一装到洞庭。”小孩子们甚至编出了这样的童谣。柳明天跟我说到这些时我就只有呵呵。

“我下了火车见到网友。她先带我去吃了一碗牛肉米粉，安排我住下后，带我去诗墙公园转，我们从渔夫阁、武陵阁、春申阁一直走到排云阁，一路树木成林，桂子飘香，左手江水右手诗，真是个好地方！”秦俊来声情并茂地说道。

我不置可否，埋头吃菜喝酒。他说的这些我都再熟悉不过了。从我家所在的丝瓜井出来，穿过箭道巷，过了步行街，就是诗墙公园的武陵阁。从前C城并没有什么诗墙公园，那里只是一道防洪大堤，堤下是船家和附近市民竞相开垦的菜地。我老娘也曾在那搞了个小菜园，种些萝卜青菜苦瓜豆角之类。从前，我常常在游完泳后扯一把青菜回家烧晚饭，一年四季几乎不用买什么蔬菜吃。诗墙公园不过是后来的事。大约是在木歌失踪的前两年，政府拿出一大笔钱，请了些有名的书法家誊写历朝历代文豪和外国诗人的好诗，镌刻在青石板上，再将

青石板镶嵌在大堤上一堵带檐的砖墙上。那是那几年C城最出名的一件事，创造了一项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上最长的诗、书、画三绝艺术墙。从前我去江里游泳，将衣服脱了卷起来用石头压在江边一棵樟树下，防洪大堤变成诗墙公园后，我将衣服卷起来用石头压在一首外国人写的诗下。“我触碰什么/什么就破碎/服丧之年已过去/鸟的翅膀耷拉下垂/月儿裸露在清冷的夜里/杏与橄榄皆熟透/岁月的善举。”我没来由地喜欢这首诗。诗墙公园有那么多诗，我喜欢的就只有这首，刻着这首诗的石板端端正正地对着那棵大樟树，字也写得很板正，比其他青石板上的好认。要是不离开C城，没准现在我去游泳还是会将衣服压在这首诗下。有可能我会这样干一辈子。仔细想想，真要这样干一辈子的话，那也是蛮有趣蛮牛逼的一件事。

秦后来的网友为何会带一个对烟囱感兴趣的家伙去诗墙公园？这个问题让我一时有些困惑。但有一点我很清楚，排云阁再往前走，就是沅水大桥了，顺着河边石阶上去，就到了桥头小广场。木歌的那辆帕萨特，就停在小广场那儿，最靠江边的位置，视野非常好。十多年前，有私家车的C城人并不多，有些先富起来的家伙喜

欢在夜晚开车去江边打野炮，沅水大桥桥头小广场是个不错的地方，临江空旷地，地势高而平坦，有片小树林将之与马路隔开。木歌办音乐培训学校，赶上了一个人都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时代，他也算是C城先富起来的人之一。那时候好像还没有什么车载定位系统，木歌老婆在他失踪两天后就报了案，可找到车，却是在他失踪二十多天后的事了。

秦后来喝着酒，问我：“那桩失踪案，你怎么看？”

我没什么特别的看法。C城人对这件事早有定论：有个晚上，木歌开车带着他学校一位教古筝的女老师去桥头小广场欢会，被女老师的男友抓了个现行。女老师的男友和他的几个哥们直接将木歌用麻袋装了，扔进了沅江。木歌失踪后，警方做过大量调查，寻找目击证人，约谈嫌疑人，在沅江下游拦网，还租船在江里捞了好几天……白忙一场。尸体没找到，什么都没找到。当然，C城市民对警方为何什么都没找到，也有自己的看法：古筝老师的那位男友，是市委副书记的儿子。

秦后来点了点头，道：“我听到的也是这样，可是——”他转动着手里的酒瓶，“什么都没找到，这是很不正常的。”

“木歌失踪了，因为搞女人。警方什么都没找到，因

为女人的男友是市委副书记的儿子。”这些话听上去毫无逻辑，也全是无凭口说，可全城人都信。在有些事情上，舆论的想象比强有力的证据更能深入人心。其实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没人知道木歌去了哪里。古筝老师受不了人们的指点议论，后来也离开了C城，当然，也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木歌这家伙我不陌生，他比我略大几岁，家住黄金台，距民主巷一步之遥。不过我和他没什么交集。我们是不同的两种人，他一出生就手握一把好牌，只不过后来他打得有些烂。我跟着我老娘在马路绿化带上种草种花时，不止一次见木歌搂着妹子路过——这点他结婚后也没什么改变。妹子们大都年轻，长得好看。木歌办培训学校有钱后才有的大肚子，曾经也是好看的，像他老娘，眉眼清秀。其实我老娘和他老娘还是小学同学，我师专中文系毕业后，我老娘异想天开想让我留校，听信木歌老娘和某位大领导相好的传言，拎了两条芙蓉王去找木歌老娘托关系，被木歌老娘骂了个狗血喷头，大耳刮子扇出门，我事未成。我老娘是园林工人，木歌老娘是C城曲艺团唱丝弦的，台柱子，两人小学毕业后就无来往。也不知我老娘中了什么邪。这件事后我老娘嗜酒日甚，夜夜把自己灌得烂醉，没多久就得肝癌去世了。